草地 原乡

比冰雪更冷的是无书可读

张丰

“我们那个时代的乡村，如果学校能有图书馆，如果孩子们能够方便地找到书读，如果我们能够读到真正的好书，或许会有更多乡村孩子能够改变人生

这个冬天，有一张贵州“冰雪男孩”的图片触动了很多人，但是对广大农村男孩来说，最让人心疼的还不是冰雪和严寒，而是根本没有什么书可读。

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初中教师，算是真正的“耕读之家”了，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藏书。初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我在伯父家偶然看到两册《古文观止》，奉为至宝。那个暑假，我几乎背会了三分之二的篇目，最终我读高中选择了文科，和这个暑假背书有很大关系。

我们村居住着600多人，但是总的藏书量可能不到60本。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看课外书，但是在村子里书是最难找的东西了。我几乎读了一切能够读的东西，印象中邻居家的哥哥曾借给我一本《鄄城县志》，但是今天在网上查找，发现封面和出版时间都不对——我们读的是一本厚厚的讲述本县历史的书，名字却不记得了。我甚至认真阅读了日历上的每一个小知识，或者上面印的每个小故事。

祖父出生在辛亥革命后，那时科举考试已经废除了，但是，听说他读过几年私塾，读到了《孟子》，在村子里，这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等我能够记事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坐在大树下乘凉，周围是年龄和他差不多的老人，很虔诚地听他讲《隋唐演义》里的故事。我在祖父房间找到了那本翻得很烂的书，后面还缺了几页。

我用一天时间把它看完了，而且也学会了祖父的本事：我也可以给小伙伴讲书里的情节了。后来读胡适先生的文集，发现他小时候有过和我一样的经历。看书，讲给周围的小朋友听，那些听他讲书的姐姐们，还做了蛋炒饭给他吃。我虽然没有蛋炒饭可吃，但是也从这样“讲故事”的过程中获益。讲一本书，要用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记忆力再好，也不可能记住所有的细节，有时候只好杜撰，这大概就是写作的开端吧。

读小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四大名著。我的同学带了《西游记》到学校里，我就把它借回父亲的宿舍。那是上下册，繁体版，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好版本，但是，很多繁体字我还认不出来。在一个晚上，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我赶紧把这书塞进了床边墙上的一个小洞里，没想到力气过大，掉进了隔壁学生住的宿舍里。这当然找不回来了，同学在我身后追了好久。到现在，我虽然也读过不少书，但是却没有完整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本。

我们所居住的中学校舍，没有图书馆，连个图书室都没有。老师们大多是“公办教师”，有编制，但是都和我父亲一样，有一个“农村家庭”，有几亩地可以耕种，有一个务农的老婆。除了课本和教学参考书，老师们平时基本不读书，也没什么书可以读。我经常到各位老师的宿舍里转悠，能够搞到一本小说，往往是极大的惊喜。

我读过的第一本金庸小说，是从初中物理老师的宿舍里找到的，《倚天屠龙记》第一部。那个时候，我已经从同学那里偷偷借过梁羽生或者卧龙生之类作家写的书，金庸的小说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被这本《倚天屠龙记》深深吸引了，但残酷的是，只有第一部，下面几部要等到高中后才能看到。

在年轻人还没有集中到大地方谋生的时候，全乡镇的总人口不低于五万，镇子上也居住着好几千人。但是，镇上同样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书店。我读初中的时候，有过一个小小的租书铺，出租的全部是武侠小说，每本每天一毛钱，对我来说这是不敢奢望的高消费。我通常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看一会儿。初三的时候，伯父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在教室里读《七剑下天山》的时候，被他逮个正着，当场把书撕得粉碎。

直到我考上高中，才得以接触更多的书籍，但是高中的课业又让阅读课外书成为奢侈的事情。我从学校带一本《平凡的世界》回家，在隔壁高中读理科的弟弟看了，被路遥感动得泪流满面。原来，一个理科生也可以这么细腻，这让我有一种震撼的感觉。弟弟平常不爱读什么课外书，但是，如果有机会，他说不定也会成为一个文学青年吧。

热爱读书是每个孩子的天性。同事的儿子正在读幼儿园，最近迷上了到他家楼下的书店去看童书。他不认得字，但是会先看里面的图画，然后让他爸爸讲一遍，这就叫“看书”了。这样的事，真的让人羡慕。我们那个时代的乡村，如果学校能有图书馆，如果孩子们能够方便地找到书读，如果我们能够读到真正的好书，或许会有更多乡村孩子能够改变人生。

我敢说，在当时，即便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发现了也会狂读一通。我们搜寻一切印着汉字的东西，但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书太少了，绝大多数农村的孩子，就这样与知识和一个更丰富的世界绝缘了。

草地 随感

君子何必远庖厨

侯严峰

“近庖厨并不是陷入“油盐酱醋茶”“妻子儿女”那种传统老套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味追求生活享乐。未来的日子也许多了一份安逸，但想必不会庸常，更不会委顿了记者的精神

还是念初中的年纪，父亲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母亲上班也得早出晚归，大姐下了乡，二姐进了中药厂，家里只剩下还在读书的我们兄弟俩，一日三餐有时候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那时不兴“下馆子”，小孩子没钱，“馆子”都是国营或集体的，面食要粮票，煮的大锅菜也都是清汤寡水，散发着一股涮水味道。

当时的胶东，即便是城市，家家户户烧水做饭用的也都是一口大铁锅，烧煤的炉膛和手拉的风箱。母亲下班后就赶忙围着锅台转，幼小的我坐在小板凳上拉风箱。时间长了，耳濡目染，竟也无师自通地学着炒个小菜、煮锅稀粥。慢慢地，对“技术含量”很高的大锅贴玉米面饼子，我也能做得有些模样。

后来到了部队，当了班长，每当周六晚上炊事班分发了面粉、肉菜，我便和战友们一起忙碌起来：择菜、剁馅、和面，只等周日一大早包好饺子，抢个“头锅”。虽说当年只有十几岁，但调馅、揉面、擀皮我样样都拿得起来。

再后来，考上山东大学读中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食堂，那些吃食就更不敢恭维了。班里的同学大多家在济南，平时“走读”，空落落的寝室只剩下我们三个外地学生。依仗着多年所学，我当仁不让地施展起自己的厨艺，用一个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破旧小电炉、一个煮饭的铝锅，就做起了萝卜炖肉、清水面之类的家常饭菜。每当就餐时分，寝室里就洋溢起浓浓的香味，引得隔壁寝室同学探头探脑地张望。有一次新年除夕，我忙乎了几道菜，三个人刚想举杯相庆，孰料学校管理处的老师来查房，被逮个正着，电炉当场被没收。一位老师挺幽默：“这么简陋的灶具，还能搞得满室飘香。不简单嘞！”

毕业后到了新华社山东分社，整天东奔西忙，离厨房就越来越远了。

1997年，我独自来到哈尔滨，成了名副其实的“单身汉”，平时在分社食堂就餐，只有周末才能在宿舍做点儿食堂吃不到的家乡饭菜。食堂的小姑娘倒是心细，偶尔也会包顿饺子，但不是馅调得咸淡不对味，就是饺子皮擀得厚薄不均匀。这时候，我就会溜达到厨房，一面帮厨，一面传授着厨中“秘笈”，把个小姑娘听得云山雾罩。

三年后到了江南，虽说还能找得到菜市场，有时陪家人采买一些时令菜蔬，尝个新鲜，但基本上告别了厨房，不再有闲心顾及那些油盐酱醋。

一眨眼，几十年过去，我也离开了工作岗位。

时间充裕了，反而一时不知怎么打发。两年前，先是出了两本书，再就是回烟台陪伴老妈，在长沙相聚家人。自然，厨中“旧业”重又操起，而且与时俱进、触类旁通，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家里的娘俩都在上班，只有我一个闲人。那好吧，日常一应伙食我来打理。在江南生活了十几年，家人还是习惯北方饭食，什么饺子、馄饨、面条，以及油条、烙饼，凡是家人喜欢吃的，我都能端上餐桌。

厨中乐趣，在于常做常新。和在职时一样，凡事我都得揣摩再三，饭菜也就不难花样翻新。譬如包饺子，北方调制的馅料无非猪肉加韭菜、白菜，江南的菜蔬品种多，就得因地制宜。于是，“秘制”的饺子就有了猪肉莲藕馅、猪肉香菜馅、猪肉香菇馅……有时，在江河里钓上一条青鱼，片切鱼肉，再加上一把韭菜，一盖帘鲜美的鱼馅饺子就下锅了。

面食中，葱花鸡蛋烙饼最有家乡味道。很多时候馋了，又不会做，街上的饭馆也没得卖，只好作罢。现在好了，盛上半碗面粉，敲上两个鸡蛋，再切上一把葱花，用水搅拌成面糊；灶上的不粘锅开了小火，淋上几滴油，把面糊下锅摊平，看准火候掂锅翻饼，不消几分钟，一张葱香扑鼻的鸡蛋面饼就烙成了。

下厨的乐趣不仅在于满足口腹之欲，还有很多可以创新“出彩”的文章可做。一般家用洗洁精诟病不少，人们担心化学物质残留会影响身体健康。我就制作了一款“绿色健康无添加”的洗洁精。无非是几个橘子皮、两勺食用碱，再加凉开水，放入冰箱泡制。土法制作的洗洁精晶亮剔透，橘香清幽，可洗涤餐具，亦可擦洗地面。此法授人，众口称善。

其实，这些厨中小技大多并非独创，而是借助了现代传播工具，在网上搜索而来，不过有的稍加改良而已。重要的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务琐事，却给家庭平添了一份温馨，也给自己带来充实和欣喜。

厨中不能做无米之炊，所以游逛超市、菜市场就必不可少。过去虽然也偶尔涉足这些场所，但仅仅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功利”目的过于明确，也就错失了许多过程中的体验。如今不同了，哪家菜市场距离远近、菜品多寡、价格几何，都会心知肚明。尽管依旧不会讨价还价，但一定会货比三家。此谓“接地气”。

家人擅网购，足不出户，便购得果品、鲜肉、海货、菜蔬，女儿时不时地还用手机订个“外卖”。我却不屑：网购来得快捷，却没有菜市场挑挑拣拣的从容，更谈不上买卖双方的有趣交流，享受微信支付的刹那。毕竟，虚拟世界的交易，何如现实生活来得充实。此谓“接人气”。

退休后独居一隅，多会谢绝饭局酒会等世俗交往，同时社会活动也便大大减少。这当然利弊共存：一方面减少了应酬，一方面远离了社会。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务事，就又拓开了一方天地——不再闭门向隅，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每天都要算计着调剂三餐，改善饭食；网上查、手机搜，获得的各类信息和知识丰富且实用。

当然，近庖厨并不是陷入“油盐酱醋茶”“妻子儿女”那种传统老套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味追求生活享乐。对此，孔老夫子早有告诫：“君子不器”。记得我在《新闻的律动》那本书的“后记”中写道：“未来的日子也许多了一份安逸，但想必不会庸常，更不会委顿了记者的精神。”离开新闻工作一线后，我每年都会发表十几篇散文，记述往事近情和身边发生的逸闻趣事，和读者一起分享自己的见闻和心得——

就像这篇文章。

草地 书林

『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颜修齐

读罢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窗外下起了雨。雨下得随性，或缓或急，或柔或刚，或小或大。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这句话，仿佛梁公笑着对我说。从梁公雅舍踏出，大千世界，遍地花开。

梁公的文字是随性的。他本雅，却也俗，用一颗雅心，用一双清高明目，用一个幽默随性的笔触，悟并看并素描着这本就世俗的世界。他饱含盛情的赞扬，又老辣尖酸的讽刺，时而张灯结彩，时而清风明月。我随着梁公，游于花花世界，论观心悟语，看人间百态，品饕餮盛宴，寻远去故人。

梁公出身不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足以概之。如此传统大家庭里的成长，梁公寒窗苦读，诗书继世，难免染上点儿清高的文人气质。在那个“姑娘爱花，小子要炮”的年代，他却喜欢在风和日丽的下午放放风筝。沾了灰的桃胡蜜饯他一概看不上，酸梅汤和糖葫芦倒是能一饱口福，一碗豆浆，烧饼油条烤羊肉，芙蓉鸡片满汉细点，爆双脆狮子头，炝青蛤和瓦块鱼，梁公吃遍了大江南北，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吃货。最看不上的，是“社会上各阶层的垃圾”——写匿名信的，“白胖”的“社会寄生虫”们，“误入仕途”媚上欺下的“帘子脸”，旁若无人者的大声聒噪，街头雇人力车锱铢必较的残忍心态。从梁公的人物刻画上，足以对其人好何恶何略知一二。他随性写，一些细节上难免有些尖酸刻薄，个人的观点与看法不免有些强词夺理，甚至是逻辑不通。这也能看出，梁公是随性之人，是真性情之人。

梁公是个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人，自然能写出有意思的书。读时，不免因其幽默的笔触，幽默的故事笑语连连。他的话，若是拿到现在来与他人争辩，定能堵得你哑口无言。他说人脏，却不带一个脏字儿，“他的耳后脖根，土壤肥沃，常常宜于种麦”；懒到忘了关灯，他也总能找到合适的借口，“开电灯怕费电，再关上又怕费开关”；对于握手，前一番深刻的见解，“唯独大庭广众之下，宾客环坐，握手势必普遍举行，面目可憎者，语言无味者，想饱以老拳尚不足以泄愤者，都要一一亲炙，皮肉相接，在这种情形之下握手，我觉得是一种刑罚。”然而你好像刚刚明白了什么，他又默默地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是要爱惜我们的手掌”。这种一本正经，坐怀不乱的幽默，着实引人发笑，笑罢又能沉思。

幽默背后，是梁公对这个世俗世界委婉而又尖酸的讽刺。谈论再多，都不如梁公自己评价幽默，“幽默作家常是别具只眼，能看出人类行为之荒谬、矛盾、滑稽、虚伪、可哂之处，从而以犀利简捷之方式一语点破。幽默与警语不同，前者出之以同情委婉之态度，后者出之以尖锐讽刺之态度，而二者又常不可分辨。”“所谓幽默作家，其人必定博学多识，而又悲天悯人，洞悉人情世故，自然的谈唾珠玑，令人解颐。”梁公的幽默，绝不是刻意的，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他的幽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才气质。

梁公的雅舍，雅，也不雅。雅，他的字里行间，跳跃着与旁人不同的独特气质；不雅，用一句话说，“再伟大的英雄也跳不出他所处的时代”。雅，是梁公的个人追求，是梁公内心里渴望并悉心呵护着的一片纯净花园；俗，奈何不了的是梁公的那份真性情，性情中人自然会吐露内心，时代的框限，大家小品，终究还是小品。若是论雅俗，也没必要在这儿论，雅俗本就难辨，能化俗为雅，但必雅中带俗。

梁公是个会经营生活的人，他拥有一份小情怀，会看生活，会体味生活。梁公有才，故作《雅舍小品》，若无那份真性情，想必雅舍里面也难创小品。读梁公的《雅舍小品》，没必要酌一杯清茶，于窗明几净，反倒是一盘花生米，昏黄的灯光，或是在嘈杂的小巷，与人共读能得乐，独自品来独自笑，笑罢能够深思。

说了这么多，梁公的一生仿佛一朵花。若是花，定不是那兰花，也不是牡丹，一树木棉，热烈灿烂，有情有趣。

就像冰心先生所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突然想起林清玄的文章，《生平一瓣香》，本与这毫无干系。梁公这朵花，想必其中每一瓣，都有着其自身独特，馥郁的香。

草地 往事

幸运遭遇“黄世仁他妈”

陆波岸

“她听说有人准备开除我时，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呼呼跑到准备开除我的那个人办公室，敲着桌子指名道姓开口第一句就是“你想干什么？”转身摔门就走

我这辈子妥妥地遭遇了“黄世仁他妈”。有人说，人生相逢便是缘。茫茫人海中，几人能共事？这“遭遇”也许就是一种缘分。

在我们认识之前，她应该不叫“黄世仁他妈”。就是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以后，她也不叫“黄世仁他妈”。直到我们在同一个部门“干革命”，她才背上这个称呼。

她是我们部门的“一把手”，领导我们几号人负责本部门那块“一亩三分地”。她的职责是每天安排我们去找稿件、写稿件，然后编稿、签稿、做版面，为第二天报纸“做嫁衣”。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这近乎流水线生产。找不到稿件就无法写稿、写不了稿就无法编稿、编不了稿就无法编版、编不了版就无法出报，其中某个环节“掉链子”了，问题都很严重，因为谁都不敢在第二天出版的报纸上空出一个版面，上面大大方方地写着“本版今日无新闻”。

我们的工种属于这条生产线的第一个环节：找稿件、写稿件。几个人负责一个版面，每人每天至少要有1000个字的稿件上交，否则这个版面就有“开天窗”的危险。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轮流给我们每个人打电话，很多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过门就直接问“你今天写什么稿？”或者直接安排“你今天去那里采访。”“赶紧点，赶紧点，没有余粮了，再不抓紧就要开天窗了！”

然后，我们就在她谋划的“作战图”上像陀螺一样转，上午采访、下午写稿、傍晚交稿、晚上绞尽脑汁想明天要写什么稿，应对她第二天早上问选题催稿件，严寒酷暑，风雨无阻，真是应了那句话——“等我忙完了今天，就可以接着忙明天了”。

在一次饭桌上，我们部门一位资深的老大哥开玩笑着对她说，你这样天天催稿，真像黄世仁催田租一样，有时候比黄世仁还黄世仁，简直就是黄世仁他妈。

她听了这话，放下手中的茶杯，哈哈大笑起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不催稿，你们不交稿，报纸开天窗怎么办？”

“黄世仁他妈”胆子还很肥。有一次，我一个小稿子惹了个大麻烦，有人三番五次找我谈话，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是职业道德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来做交易，并为此提交了7000多字的“情况说明”，阐述坚持自己观点的理由。我这么一犟，就把一些人给惹火了，觉得我不配合工作，准备借此上纲上线把我开除掉。

“黄世仁他妈”对我这个稿子从采访到出稿都非常清楚，也支持我的观点。她听说有人准备借此开除我时，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呼呼跑到准备开除我的那个人办公室，敲着桌子指名道姓开口第一句就是“你想干什么？”转身摔门就走。

“黄世仁他妈”就这么把我的饭碗给保住了。在此后一次饭桌上，这个想开除我的人当着她的面对说我：“你要好好感谢，没有她，你那次肯定是被开除了。”不单是那时候，就是现在想起来，我真的谢天谢地谢“黄世仁他妈”。

有一次，我们部门一个同事也因稿子遭不公平责难，也被她狠狠地骂回去了。在她看来，小伙伴们风里来雨里去已经很不容易，不能让大家流了艰辛的汗水又流委屈的泪水。

“黄世仁他妈”有个和许多人不太一样的习惯，就是不喜欢在办公室里一个会没完没了开大半天，叽叽歪歪不停地刷自己的存在感。她觉得这样很浪费时间。

因此，一些紧急事项，她直接在电话里三句两句给大家说了，不急的事她选好时间和地点，预告大家抓紧把手头的稿子弄好，然后集中开个“圆桌会议”。等大家到齐坐定，她很霸道地宣布说“今天我买单，你们谁都不能动”，接着在等待上菜的空档把该说的事说完。

大家觉得这种方式挺好，不但能把该说的事说了，还能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感情，暖心又暖胃。因此，这种“圆桌会议”被大家延续了很多年。后来，我们部门当初的同事，有的离开了这个部门，有的甚至离开了这个单位，但我们的“圆桌会议”依然存在。很多次“圆桌会议”，她把后面进入这个部门的同事和已经离开这个部门的同事都叫到一起，大家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度过一个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欢乐时光。这时候，她常常是半壶热茶，不讨其烦地陪着大家漫无边际地闲聊着，笑完张三笑李四，说了天南说地北。

可是，“黄世仁他妈”有时候很不“知趣”，经常在大家高谈阔论正进入佳境时，突然喊“刹车”，带着命令的口吻说，“都几点了？赶紧喝完了撤了！”大家一看时间，确实不早了，就都纷纷“门前清”，一边恋恋不舍地散会，一边心里嘀嘀咕咕着说，“黄世仁他妈”有时候是霸道了点，但从里到外都是一个没有坏心眼、没有小心眼、性格直爽、善良仁厚的好大姐。

草地 诗话

合符坛祭

梁东

辟地空蒙境，开天第几人？
桑干流不尽，大野走先民。
阪泉湖海靖，涿鹿岁时新。
八方霁风雨，声威洗烟尘。
炎黄方携手，九黎共日轮。
融志破蒙昧，同心动鬼神。
云师兴大纛，鱼鸟转相亲。
千里来星聚，万众走云臻。
迁徙有常处，游牧集芳邻。
雨露滋封禅，天地顺彝伦。
覆釜丹墀地，合符绿成茵。
虬柱撑九仞，巨石镇无垠。
荆棘五千载，华夏力万钧。
嗟夫！
苍天复后土，日月并星辰。
永怀三祖志，心香共祀禋。
祭天圜邱土，祭地方泽堙。
千秋兵祸息，四时万国春。

注：合符坛在涿鹿县黄帝城。为黄帝、炎帝、蚩尤征战融合、形成中华大一统的文明象征。

捉错园

秦殿杰

(540)

精雕细刻费**工夫**，*此处“工夫”是个错；花费时间和精力，正写应当是“功夫”。

*“工夫”：纯指用去的时间；“功夫”：指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指本领造诣。 **（待续）**